

元
牛
年

大山深处的新牛仔

李建华



大山坳里的茨塘村。山麓，一片几亩见方的坡地上，一个精壮的汉子正驾驶着四轮割草机收割尚未成熟的小麦。由于干旱，山地小麦的长势并不好，大脚深的秸秆上，顶着还在泛青、正在灌浆、即将饱满的麦穗。近百米一个单边，割草机“轰隆隆”过去，那三四十立方的料斗，就装满了已经打碎成三四厘米长的青草料。

驾驶四轮割草机的汉子，就是昆明市富民县大营街道茨塘村委会下茨塘村养牛大户李前龙。

走进茨塘村，说起李前龙，村民和村委会领导无不夸奖：“李总作为我们本村本土的土专家，的確算是我们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带头人，也是一个有爱心有家乡情怀的企业家。”

2016年，曾经开过石灰窑、采石场的李前龙，在下茨塘村自家山地上，开始兴建养牛场。几年来，累计投资数百万元，建成占地近15亩，牛舍、仓库5000多平方米的富民前龙养殖有限公司。现存栏西门塔尔种牛2头、能繁母牛100头、小牛50余头，育肥牛170头，去年出栏110头。已成为富民县存栏量、出栏量最大的养牛场。

李前龙家所在的茨塘村委会，改革开放以前以贫穷出名，这是位于富民县东南角的一个高海拔山村，3个自然村有200余户人家，近1000人口。但小坝子里也只有几百亩耕地，人均不到1亩。而且没有灌溉用水，只能种玉米、小麦等旱庄稼，靠天吃饭。小伙子相亲，对方一听是茨塘的，马上调头就走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里又是一个以矿场出名的地方，但是钼矿、小煤窑、石灰窑、采石场占用的是村里的公共资源，发的是老板自己的财，对村民们脱贫致富没有多大帮助。最终给村里留下来的，只是挖得支离破碎的山、压得坑坑洼洼的路，还有灰蒙蒙的天空、草木和庄稼。绝大多数村民，仍然靠刨土地和外出打工谋生。本世纪初，国家实行“五小矿场”整治以后，村委

会领导一方面致力于森林保护，一方面大力鼓励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。全村现已有特色养殖户10余户，养殖七彩山鸡、蛋鸡、鹅、山羊、肉牛等。李前龙的富民前龙养殖有限公司，正是这些特色养殖户中的佼佼者。

李前龙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农业科技现代化带头人。

说起他的养殖经验，他总是说，他从小是放牛娃，只是初中毕业，没多少文化，没去什么培训班学习过，也没到别人的现代化养牛场参观过，都是一个人边养边学出来的经验。牛圈舍里，李前龙一边给剖腹产后创口发炎的母牛输液，一边说：“幸好现在信息发达，遇到什么问题，手机翻开，有文字还有视频，人家示范得清清楚楚，记不得还可以反复看，边看边做。记得第一次做剖腹产手术，就是媳妇在一旁拿着手机，我边看着小视频边做，紧张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”

李前龙养牛成功，靠的是自繁自育。那是从失败中得来的教训。养牛场才开办第二年，母牛少，产崽少，出栏少。他就有些心急——投资那么多建起养牛场，难以见成效。于是去市场上买了几头半大的牛回来催肥。谁知道就带来了口蹄疫，把场里大多数的牛都传染了。那段时间，他和助手昼夜守在场里，轮流值班，随时观察每头牛的状况，一有症状、马上打针喂药。最严重的那几天，敲针水瓶都把手指敲得起老茧，根本数不清敲了多少针水，好在防治及时，只死了几头牛，总算挺过来了。“从那以后，为了降低风险。我不再去市场上买牛来催肥了，都是自家产的小牛慢慢喂养。自繁自养，收效慢，但能保证品种的纯正和肉牛的品质。”

从此，前龙养殖场随时圈养母牛100头左右，去年产仔106头。

李前龙养牛成功，靠的是科技创新。

他的好学肯钻，有他办公室墙上

那一排专利证书为证。

如果不是亲眼见到，我绝对想不到，大山深处的养牛场里，一个农民居然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15项：肉牛饮水装置、肉牛喂食装置、肉牛养殖圈舍、粪便清理收集装置、肉牛消毒装置、养殖用污水收集处理装置、牛圈养殖用防鼠装置……

走进养殖场，你丝毫不会感觉到想象中的脏乱。经过几年的发展，养牛场已经全部实现了饲草种植、运输、铡草、搅拌、青贮以及喂养、除粪的机械化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。科学设计的圈舍，规范化的养殖流程，我们看到的牛圈，根本不是想象中农村常见的屎尿遍地流、苍蝇满天飞的样子。

俗话说，养牛无巧，圈干食饱；圈干槽净，牛儿没病。圈舍要干燥，排水最重要。养殖场建在村边风良好的一个山坡上，他充分利用坡度，把圈舍建成上下两台，便于排水和通风。走进圈舍，只有干牛粪，根本见不到一丝水或尿的痕迹。这得益于他发明的肉牛自动饮水装置、粪便清理收集装置、牛舍消毒装置、养殖用污水收集处理装置等一系列实用新型专利技术。自动饮水装置，养猪场里见过，猪自己咬住龙头，水就直接喷进猪嘴里，但每次总有一些水溅出，食槽常常会积污水。他发明的肉牛自动饮水装置有了关键性的改进，牛喝够水后，水碗里基本不会留下水，更不会溅出。圈舍污水收集处理则实现了除粪与草料种植供肥一体化——粪水或冲洗圈舍的污水自然流出，通过管道直接排到山坡下自己地里，作为草料种植的肥料。粪便还田用于种植草料，实现了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，这种效应，正切合乡村振兴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理念。

李前龙养牛成功，靠的是新型青贮饲料喂养法。

贮草如贮牛，保草如保粮。研究分析表明，玉米秸秆经过青贮、黄贮、氨化和糖化后，利用率会大大提高，

经济效益会更可观。对玉米秸秆进行精细加工处理，制作成营养价值较高的家畜饲料，不仅有利于冬春季的饲料供给，而且具有更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。富民农村多年来很少有人养牛马了，农户的玉米收割后，大量的秸秆被废弃或焚烧，有的直接砍短了埋在地里。这种和传统农业刀耕火种差不多的粗放做法，既浪费资源，又污染环境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所以在北方早已普遍实行的青贮法，在富民本地也大有可为。

李前龙在家乡及周边乡村的口碑，就来自这青贮饲料。

牛圈里，一个小伙子正在铲牛粪，三轮摩托车斗里，压得严严实实的干牛粪已经装得满满当当：“马上要种包谷了，来拉几车牛粪去做底肥。他家的牛粪太好了，我每年都要来拉几车。”

“这牛粪多少钱一车啊？”

“他家的牛粪不要钱，差不多是送我们的。”

说是送，其实也不真。现在的农村人外出打工的较多，比起打工的现钱，小春季节山地种植小麦等庄稼的收入，实在不值一提。所以村里农户的山地大多闲置不种。他每年除了自家的地以外，还要租种其他农户闲置的地种小麦、青稞、油麦草、皇竹草、巨藻草等青料。今年一共租了150亩，每亩200元。也有不要租金的，比如这小伙子家，每年来拉几车牛粪去做肥料，就算抵了租金。还有农户只要求他割完了小麦把地耕好就行了，耕地费用也算是抵了租金。初步估算，李前龙每年小春可为村里乡亲带来约三万元土地租金收益。大春季节也有部分农户租地给他种玉米。

这只是小账。毕竟他一家人也种不了多少地。养殖场300多头牛，每年要吃掉几千吨饲料。这些青料大多只能购买，买得最多的就是青玉米秸秆。每年秋收，不养牛马的村民家收了玉米

米后，就砍了秸秆，用拖拉机一车车拉到前龙养殖场，卖给李前龙做青贮饲料。废物变现钱，400元一吨，很划算！

“去年收购了2400吨，花了将近100万元，可能涉及上百家农户吧，平均每户一万元的收入。我创造机会，为村民们脱贫致富作贡献，这也就是他们喜欢我的主要原因吧。”

那天在茨塘村委会，村干部也差不多说到了同样的话：“李总作为我们本村本土的土专家，的確算是我们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带头人。我们村还处在产业转型期，在乡村振兴工作中，李总立足乡村发展牛羊养殖，既起到了带头作用，又辐射带动了我们村民致富，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促进。现在，村里已经有20户村民从他的养牛场或买或赊了100多头肉牛来饲养，他带领村民种草、养牛共同富裕的道路，与村民结下了鱼水之情。去年，他为村上修路捐款两万元，他还发动下茨塘村民捐资修建了村民活动中心，为村里建起了客堂、小游园和篮球场，他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资金，大概七八万元吧。”

另外，李前龙的养殖场，只有两名员工——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致富不忘乡亲，这才是李前龙的农民本色。

2022年1月，作为农业科技型企业代表，李前龙被推荐为富民县第十四届政协委员。一年多以来，多次参加外地培训考察学习。去年8月，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，听介绍说余村当年就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大矿场，如今却山清水秀游人如织时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们茨塘村就是当年的余村嘛，可我们现在也还是一个穷地方。”我知道，其实他的内心有一个梦想：他希望在村两委和自己的带动下，茨塘村能够实现从资源型山区农村向生态农业乡村的成功转型。虽然这转型之路还很长。但有了上级的支持，这个顽强肯干勇于创新的大山一样的新牛仔，肯定有信心与毅力坚持下去的。

姜驿，往事于心

杨永红

遇，张弛着自己的情绪。这多情的桃花，不禁令人浮想联翩，金庸先生《神雕侠侣》中的桃花岛，岛上桃花美景，黄药师因桃花而择居，不就是眼前之景吗？桃花之美，韵味之美，美入了骨髓。赏心悦目的事物，谁能不爱呢？不是花香招惹了蜂蝶，慕名而来的蜂蝶忽高忽低，盘旋着迷醉其中，似乎不为采蜜，倒像是来一场昆虫界独一无二的直播推荐，它们用自己的语言呼朋唤友，“嗡嗡”地说着云南话还是四川方言不得而知，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齐聚于此，操着云南或是四川腔调的蝶言蜂语，前来朝贺这一繁花盛景。

我的感悟，绝非花品果。

回想姜驿，曾因诸多因素交织叠加，成为全县唯一的省级贫困乡，贫困二字中的“贫”不仅一语道破了当地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状况，更表达了“困”

在深山的尴尬和边缘化，贫困的帽子扣在头上，抬不起来，直不起腰，心里终归布满愁云。望山愁，望水愁，望人也愁，金沙江两岸山峰逶迤，绝壁千仞，临江更是悬崖峭壁，奇峰险峻，截断了大山深处人们的目光，更限制了人们的出路，公路引领着车马一路爬坡，路况之凶险，堪比巨龙盘踞。川滇两省一江之隔，大致以江为界，姜驿却例外。它镶嵌在巍峨群山中，是唯一一个属于云南省却位于金沙江北岸的乡镇，也是滇中通往四川的重要过道，名副其实称为云南的北大门，隔着金沙江这条天险，交通区位自然让它如笼中之兽。姜驿濒临金沙江，在水一方，却惜水如金，常说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高，姜驿最高峰——祭牛山的头颅曾

入云端，深情注视这片土地，它脚下的金沙江奔涌向前，相依相伴，处于群山之巅的梯田，仍是向天要水，靠天撑腰，望水兴叹，只能出产一些玉米、小麦、桃梨果木等需水量不大、产值自然也不高的旱地作物，一户有着几亩、几十亩土地，靠着人背马驮，每年的收成，有的仅是小狗添米汤，有的自给外有富余，而外销又有局限。关于农家，门是一扇窗，推开门，一眼便能看穿一家人的一地鸡毛。我在有线电视管理站工作时，年终收取用户每年100多元的收视费，源于钱袋子干瘪，很难遇到爽快就掏钱开单的，没钱交费不好意思遇见我们，我们吃闭门羹有之，跑几趟的有之，他们玩躲猫猫有之，寅吃卯粮有之……我们连狗都混熟了，钱还是没收到，好在总归是有钱的钱交代，没钱的话交代，有礼不嫌迟，来年必定补清。

二

此前姜驿，往事涌上心头。

从前到姜驿，来了不想走，走了不想来，其中缘由便是车舟劳顿，车顺着之字形的盘山公路七拐八弯，不晕车算你狠，整个人没有散架，证明你是国防身体；舟，便是横渡金沙江的渡轮或者铁皮船，宽阔的江面，除了雨季水位暴涨，其他时节，倒也平静，船是按点开的，当天错过了，只能在江边住一晚等到第二天走。明代文学家杨慎往返川滇途中，途经黎溪、姜驿、环州驿三个驿站，期间曾在金沙江巡检司衙门借宿，入夜，耳畔金沙江水波涛滚滚，搅动心绪，诗人难以入眠，遂提笔写下人景合一的《宿金沙江》，发出“江声月

色那堪说，断肠金沙万里楼”的感慨！

所幸，“行路难、渡江难、通訊难”的老三篇算是彻底翻篇了。2020年10月，投资1.57亿元，长671米、宽9.5米的金沙江跨江大桥顺利通车，毛泽东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中擘画的宏伟蓝图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成为现实。顺着畅通无阻的龙街渡大桥直抵姜驿，这个曾以川滇骡马驿站而兴盛的古驿站，历经百年风雨，成为姜驿乡政治经济的中心。

沿路，柏油路两边看不尽的风景，大山的胸怀里，永远不会让人寂寞。奔跑在沟壑里和你相遇的虫蚊，石缝里钻出来闹春的草芽，随风摇曳的茅草，它们互相亲昵地蹭着，嬉笑着，簇拥着，依偎着……一些山坡的田块或是沿着山体开挖的新鲜土坑，站立着芒果和桃，芒果原本生长在热区，不知那一年，是否受过土地的游说，才从坝区一步步迁徙半坡甚至山顶，把根深扎进沙夹石的红土地，烈风每天都穿过叶片，风的问候、雨的滋润和洗浴都是寻常。它们向大地聚拢，也许不需要语言，不需要恩惠，在树木的世界里坚定地生长，这是语言所不及的。

三

姜驿的风，和大理有得一拼。它像信使一样，把春天的信息从金沙江畔最低海拔899米的黑者，捎给阿里山海拔2398米的花朵，鲜明的高低海拔，注定这片热土的生物多样性。姜驿街，两侧被繁盛的樱花染得绯红，树干木讷地插在土里，却没长出一两个像样的叶片，铺天盖地的粉

红浓烈地团在枝丫上，那么稠密，那么灿烂，却丝毫不觉矫情。最珍贵的，是街上三棵镌刻着“当红军，铲除土豪劣绅”“大团结拯救中华民族”和“大中红军”标语的红军树，1935年5月，红军由绿水河到达姜驿，在姜驿街宣传北上抗日，井刻下标语，历经80多年风雨洗涤，字迹仍清晰如初，红军战士以信仰为灯、用刺刀当笔的壮举，把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种子，播进了姜驿人民的心里。

历史远去，见证历史的古树依然英姿挺拔，它和连片种植的红梨、蜜桃、芒果、樱桃一起沐浴阳光，携手成长。往北，在姜驿水平石，人勤地不懒，梯田里是一排排生机勃勃的果树。那一天，我们去取景拍摄，老乡披着蓑衣带路，一行人走在田埂，像一串乡间的风铃。梨园接纳了我们，以梨的方式，它们微微垂着头，三三两两挂在树枝，枝丫难以承受，垂坠下来，手可得，随意可摘。品梨，大喜，梨的汁水，像是一条吮吸不尽的清泉，一口下去，汨汨涌向胃里……我们的采风收获满满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：姜驿变了，已脱贫走向富裕之路！临别，老乡粗糙的手拉着我们一再挽留，“你们来到乡间，饭都不吃，对不起你们了，咋好意思呢？”“不用客气，今天也耽误你们做活计了。我们下次又来！”我们也表达内心的歉意。我们收拾工具刚要走，老乡急忙从梨园里追出来，硬要塞给我们两袋刚摘的梨，再三推让，老乡说：“自己种的，别嫌弃！”这沉甸甸的情谊，我们不忍再推辞，接受了老乡的心意，面对朴实的老乡，我的眼镜突然起了一层雾。

刀尖上的舞者

北雁

羊皮鼓一敲，长笛声一响，在热忱奔放的民歌声中，一群身着节日盛装的傈僳族男女，跳着欢快的舞步，一起手挽手来到刀杆场中央，围着高高的刀梯载歌载舞。悦耳的笛声中，一个个妙曼多情的舞姿，就好似一群翩翩起舞的蝴蝶，突然摇铃声一响，欢乐的舞队便朝左右两边均匀地分散开来，来到舞台边缘面对面地站着。刀梯下面，只见一个神情凝重的大师父身系红绸，手摇铃铛，嘴里唱着庄严神圣的傈僳族长诗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傈僳族先民翻山越岭、攀藤负葛，一首首通过口耳传承的祭祀史诗，就是这个山地民族艰苦卓绝的精神象征。

傈僳族传统村落三厂局一年一度的“祭祖节”中最扣人心弦的仪式，就是傈僳勇士的“上刀山”表演，赤脚爬上36级刀梯。因为疫情，这个传统节日已经停办三年。当得知今年重新恢复举办，我有些迫不及待，一大早，就和几个朋友驱车来到这个位于苍山西坡的神秘村落。

三厂局山隐水隔，昨夜今晨，还降了几场雨。峡谷深处，一条艰险的山村道路异常湿滑，但依旧阻不住一同前往游览的游人。大车小车，喷涌而至，不多一会儿，滚滚人流就将位于村落中心位置的小广场给挤满了。广场专为刀杆节而设，正前方一个舞台，铃声一响，老老少少就一起聚集在舞台中央，当然还有无数的长枪短炮。

刀梯之上红绸飘舞，衬托出了一种特别的庄严和喜庆。大师父手握铃铛，在他身后，四个同样身系红绸的弟子，依次祭上了牺牲贡品。当前一个放下托盘，朝师父和几位师兄作了个揖，便在铃铛声中，“噔噔噔”地爬上了高高的刀梯。梯高20多米，36级利刃象征着一年有365天，其中还有几处叉刀，暗喻着人生路上的各种艰险。攀上刀梯，就如同穿越各种苦难，从此一年四季清吉平安、无灾无疾。黑铁幽深，利刃发亮，看他赤脚攀，抓在刀上，踩在刀上，让人不禁心里发虚。然而到了杆顶，他却游龙般翻一个身，又在人们的喝彩声中回到地面，若无其事地向师父和众师兄作揖，向观众致礼。

我在惊叹之中刚把心放下，又见一个弟子在师父的铃铛声中，背起沉沉的背囊爬上刀梯，他步伐稳健，如猿似兽，技艺之精令人惊叹。千百年来，傈僳族人半农半牧，耕织围猎，广袤的滇西山地，铸造了他们灵巧雄健的身躯，刀尖上的行走，亦是这个英雄民族最真实的写照。到达杆顶，突有一阵风来，只见刀梯摇晃，让所有观众都惊出一把冷汗。但他却并不急着离开，而是当众打来背囊，原来里面装着的是一包糕点馒头、粑粑饵块、糖果钱币，便用傈僳语和场下的村民观众玩起了互动，忽而撒下两个馒头，忽而又撒下几文钱币，立时引得场下观众一起围抢，人仰马翻，喜乐声不断。而他亦是幽默已极，把手中的饵块往前一扬，偏偏又丢到身后；一把钱币在手，随手一比，最终却揣到自己的兜里。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把糖果钱散尽，方才慢条斯理地回到地上。

这时师父放下铃铛，身后两个弟子就从火堆里翻出一具烧得通红的犁头。师父拿起一叠黄纸往犁上一抹，黄纸当即变成一片烈焰。他端起酒碗喝到犁上，一片红雾顿时扬起一阵浓烈酒香，赤红的犁尖变回几分黑暗，他顺手拿来一叠黄纸，往犁尖上一垫便喂进嘴里，居然用牙齿把一个十几斤重的犁头叼了起来，开始一级一级往上攀。每往上爬一级，就把犁头搭靠在刀刃上稍作调整，又继续往上。但越往上就感觉他越是费力。我们甚至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。于是场面一时凝固了，几百双眼睛齐齐注视着他，特别是舞台两端那些载歌载舞的亲眷。

气氛越是紧张，场下的主人便煽动观众欢呼喝彩，同时念起了古老的傈僳长诗：“舍起刚刚浇铸的犁头，跨越高高的刀山。阿祖阿太传下了刀耕火种，傈僳人家年年都请马匹，驮起犁头运上高山……”崇尚英雄的傈僳族人，就将衔铁犁攀刀山的英雄比作穿越关山的神马，也表示着一个民族的坚韧不拔、生生不息。在唯美的史诗声中，一个炽热无比的犁头，终被师父衔到了杆顶。